

阚维雍与桂林防守战

冯 璜

阚维雍号伯涵（原名庆福在讲武堂改名维雍）柳州人，出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维雍年弱冠毕业中学，赴广州考上医科学校，旋奉父命辍学回柳。一九一九年考进陆荣廷创办的广西陆军讲武堂学工兵科，毕业后，一直在桂系军队中服务。一九四四年桂林防守战时，是三十一军一三一师师长。

一九四四年下半年，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企图打通平汉、粤汉、湘桂线进越南直达新加坡，实现其南进政策——海洋政策，一九四四年八月八日攻占衡阳，广西为之震动。蒋介石要十六集团军防守桂林，派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来广西指导会战。当时防守黄沙河、全州的是蒋介石嫡系九十三军，军长陈牧农蔑视第四战区命令九月十日以前不得令敌超过全州之规定，日军九月初刚抵全州附近，仓惶失措撤退部队，并焚毁了很多武器弹药，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报准蒋介石将陈逮捕押解桂林枪决。蒋调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主任甘丽初为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九十三军长，在桂林北方约九十里之大溶江构筑阵地抗拒敌人。十六集团军中将军参谋长韩钰成亲赴前线，协助甘丽初指挥作战，利用无线电话和盟军飞机联系，指示炮兵射击目标，命中精确，发挥了步炮飞机协同战斗之良好战果。击毙

日军大队长一人，士兵死伤不少。九十三军寡不敌众，支撑数天，退到桂林外围继续战斗。

蒋介石派十六集团军防守桂林有两种企图：一、估计山城险要，易守难攻，有取得胜利的希望；二、蒋桂矛盾由来已深，拟趁这个机会削弱桂系实力，指定要三十一军、四十六军守城。蒋对杂牌军一贯采取老兵老枪之坏主意，不肯以美械装备桂军，据说经过美军顾问团的提议，两军才得到新装备。

衡阳失守后，原来担任桂西南防务之三十一军（军长贺维珍副军长冯璜）奉调桂林，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一八八师（师长海竞强，白的外甥）分别由南宁、龙州北开，九月中旬到达。后调一三五师（师长颜僧武在玉林）。以后在桂平平南间加入战斗。白崇禧向蒋建议派一个军守城，初派四十六军，后又改派三十一军而把一八八师抽出换以四十六军一七〇师（师长许高阳），是后调师，是新兵师，训练未久没有作战经验之部队。

白崇禧曾召集守城部队校级以上军官训话：“衡阳防守战，大本营兵力部署错误，没有力打外围战之部队，死守孤城捱打，这次防守桂林，不能再蹈衡阳的过失，应该依城而战采取攻势防御。桂林三面环山，东面是河，构筑有永久性设堡阵地，附近岩洞很多，敌人优势是飞机大炮坦克，在桂林不能大量发挥；我们有盟军飞机（机场在柳州）支援，制空权是我们的，后勤部储备有足够半年用的粮食弹药和药品；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几个军在外围打击敌人，胜利将属我们。你们要鼓舞士气，不怕牺牲，打一个漂亮的仗，为国争光。”

白崇禧认为十六集团军副总司令韦云淞在一九三〇年第

二次滇桂战争时有坚守南宁城的经验，派为桂林防守司令，以跛脚的中将参军陈济桓为参谋长。韦知今昔情况不同，内外战争有别，特别是桂林守城部队过少，不愿担任防守司令，他对夏威说：“桂林城广（包括江东地区）兵单，派三十一军贺军长做防守司令就够了。”贺维珍忙解释说：“守城部队主力虽是三十一军，但一八八师已抽出去，一七〇师属四十六军，此外还有中央直属之重炮兵营，工兵营，通信兵营，野战医院等等，防守司令还是由副总司令兼任为宜。”夏威看见两人彼此推辞不休，乃作肯定的答复说：“城防司令责任重大，是副总长决定要世栋（指韦云淞）担任的，希望勉为其难，不必推辞。”韦乃无语。十月十三日白崇禧在桂林榕湖路官邸约见夏威、韦云淞，白问韦曰：“照你来看，桂林城能守几个月？”韦云淞答：“副总长如给我五万兵，也祇能守一个月。照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作例子，日军每百人每天要死伤三个，我守桂林三十天，要死伤四万五千人，尚余五千人作为突围之用。若以第一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比例，每百人每日人的死伤，当远不止这个数字。我们守城战到十分危急确实无法支持下去时，请副总长准我们突围出去。”白崇禧答应照办，并问从何处突围？韦答……。夏威插话说：到那时候，我准备派一师人到大圩接应。”这就是白、夏、韦三人对桂林防守的秘密谈话。对于桂林防守战经过已有很多篇资料报道，现在简单描述于下。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日敌人从湘桂路正面向守军外围部队进攻，十一月一日开始攻击桂林北门和江东地区前沿阵地，十日桂林沦陷，战况非常激烈。据统计守城的战斗和非战斗员共约一万五千人，以劣势兵对优势敌人作战，死伤官兵约占三分之一，被俘三分之一，突围三分之一，军参谋长

吕旂蒙、团长陈村阵亡，陈济桓中将、阚维雍少将饮弹自杀，这次战役是日寇侵略广西除昆仑关战役外最大的惨酷战斗。敌人死伤当然不少。

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辑刊载巢威黄梦年写《桂林焦土抗战亲历记》发表后，读者颇有意见。笔者是在日军攻城前一周调接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主任离开桂林的，对防守战整个情况虽不甚清楚，由于事后接触突围干部和列席了张发奎召开之桂柳会战检讨会，对战况略有所知，曾于一九六三年冬写了《我所耳闻目击的桂林防守战》寄给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作为补充订正。阚维雍胞叔阚宗骅（原广东省政府参事室参事已病故）对巢威黄梦年写《桂林焦土抗战亲历记》对一三一师、师长阚维雍之死的情节报道失实，非常愤慨，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五日写信给笔者有如下的一段：

韦云淞一九四六年写《漓江烽火集》内说：十一月（指四四年）一至八日昼夜下雨，致使地雷失效，盟军飞机不能来；漓江河水陡涨五尺，沙洲固定铁丝网两重为水淹毁，故敌人强渡得以成功；敌机十余架（机场在零陵）每日来桂林轰炸扫射两三次。

这说明敌军优势得以发挥，用猛虎搏兔的力量进攻一三一师阵地受到挫折，江东岸阵地逐山攻略，不顾国际公法以窒息性毒气放射入七星岩，毒死该师三九三团官兵八百余人。乘着优势兵力，有利天时，利用猛烈炮火掩护强渡漓江，突破该师三九一团（团长陈村）由中正桥（今解放桥）北至伏波山一段阵地而扩张战果，虽经守军一再反攻，仍被渗透入城。巢文说“一三一师战斗力量最差”，完全违背事实。铁的事实证明是敌众我寡，外围部队没有起到牵制打击攻城日军的作用，所以很快就失守，这是原因之一。郭少文

是一三一师副师长，在《漓江烽火集》内写道：

十一月八日晚，敌炮用密集射击掩护渡河，突破我师阵地而入城，余奉令充扫荡队长与敌巷战，九日晚敌迫近师指挥所，阍师长知大势已去，即自杀殉国。部属念旧日恩情莫不下泪，余为草草收殓，即率特务连应战至最后一分钟。

一九四六年三月二十九日阍宗骅写给笔者的信中说：

郭少文从桂林突围到百色，把伯涵（维雍）常用的猎枪交给我（宗骅、当时任广西建设厅长）时讲过下面几句话：“十一月九日晚，韦云淞召集会议宣布突围，阍师长反对突围，表示坚决与桂林城共存亡的壮志，但不能改变韦的决定，他就实践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从伯涵的遗书，可以知道他之为人如何，也可以推知桂林城防守战的真实情况，巢威掀拾一些谣言写文章，十分盼望你给伯涵弄清楚是非。”

“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史资料工作停顿，粉碎“四人帮”后，维雍子女写信和来南宁要求笔者帮助弄清是非，我义不容辞，为此执笔。笔者与维雍同学共事多年，深知他是一个铁血男儿，热爱祖国，极重民族气节，他奉命防守桂林，确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回忆一九四四年十月某日，笔者和他视察城防工事经过某街，见棺材店里摆着不少棺材，他问：“副军长，你准备要哪一付？我们打内仗二十多年，没甚意义，今日抗战防守桂林，死也光荣，决不作方先觉第二，我如先死，你就把这付棺材埋葬我于山水甲天下之桂林城吧！”

阍维雍于部队开到桂林从事备战百忙中，十月四日分别写信给妻子罗詠裳、叔父阍宗骅报告备战情况，表示城存与

存城亡与亡的决心。人们或许会问：郭少文说阚维雍反对韦云淞突围的话，何以不见收入《漓江烽火集》呢？我说，一九四六年韦云淞写《漓江烽火集》时，怎肯把自己的丑面貌公之于众呢！

（原载《广西文史资料》第十二期，
作者：原31军副军长）

悼念阚维雍将军殉城四十周年

覃泽文

阚维雍将军，柳州人，号伯涵，1900年8月5日出生，祖居安徽合肥，父亲阚宗骉，母亲钟氏，早年逝世，继母谢氏，教子成名。阚维雍19岁，正在广州医科学学校读书时，因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投笔从戎，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李宗仁督办广西兼第一军军长时，为李宗仁的机要参谋，尔后长期跟随李宗仁在新桂系部队中任职。

阚维雍是我的老师，1932年我在军校交通队做学生时，他是我的上校队长，1935年我毕业后仍留队当队附，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其后我去陆军大学读书，他在陆大将官班进修；我去31军当参谋处长时，他是军部的参谋长；他出长131师防守桂林时，我由军部调去他直辖的391团当团长，相处的时间前后加起来是相当长的。我得到他的身教言教笔教，也是最深厚最恳切的。记得在军校时，他教导我们说：“作为一个技术兵种的人，不仅头脑里要掌握许多科技数